

长篇历史小说

战国中期，赵国君主武灵王深感北方胡人凶猛彪悍的威胁，强力推行「胡服骑射」，此举使赵国成为唯一可以与强秦比肩的中原

赵武灵王

雄主。然而犹疑不定的掂量，出尔反尔的摇摆，使他深陷他不擅长的勾心斗角，他的简单、粗豪与狡诈相搏必遭大难，加之亲子与佞臣结合……

华夏出版社

常万生·著

长篇历史小说

战国中期，赵国君主武灵王深感北方胡人凶猛彪悍的威胁，强力推行「胡服骑射」，此举使赵国成为唯一可以与强秦比肩的中原

赵武灵王

雄主。然而犹疑不定的掂量，出尔反尔的摇摆，使他深陷他不擅长的勾心斗角，他的简单、粗豪与狡诈相搏必遭大难，加之亲子与佞臣结合……

常万生·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武灵王/常万生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80-5104-8

I. 赵… II. 常…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222 号

丛书策划:高 苏

电 话:64663331-3069

电子邮箱: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高 苏

封面设计:郭 艳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开

印 张:20

字 数:303千字

插 页:2

定 价:3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少年国主	1
第 二 章	风云突变	11
第 三 章	黑龙潭访贤	21
第 四 章	学宫谍影	33
第 五 章	庆典上的艳遇	47
第 六 章	钟车后的密谋	65
第 七 章	谁是祸水?	79
第 八 章	后宫脂粉战	93
第 九 章	初议胡服	109
第 十 章	灌木丛下藏杀机	125
第十一章	走马川遇相马人	141
第十二章	身祭铸箭炉	157
第十三章	悲歌《长子恨》	171
第十四章	当机立断	187

第十五章	祖庙里的哀号	203
第十六章	铁骑踏宁陵	219
第十七章	灵寿决战	237
第十八章	断臂人返乡	253
第十九章	庆功宴闯宫	267
第二十章	乔装探强秦	281
第二十一章	沙丘宫惊变	299
后记	寻找喧嚣	315



赵武灵王

第一章

少年国主



一团神奇的黑影遮住了明亮的太阳，只留下如女人手镯般金色的光环。

霎时间，天昏地暗，人畜皆惊。牛吼，马嘶，鸡鸣，犬吠，嘈杂的市声，惊怖的呼喊，交织成宏大的、令人心悸的音响，使平静的赵都邯郸笼罩在一片突然降临的恐怖之中。

此刻，躺在王宫里病榻上的赵肃侯发出了虚弱而急促的呼吸声。守护在他身边的端夫人和宫女们吓得脸色发白，赶忙围拢过来。有的奉药，有的捶背，有的揩汗……

赵肃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个骷髅。赵肃侯很鄙薄它那干瘦难看的样子，用脚踢了踢，问：“你怎么落得这般境地？是因为国亡家破，遭斧钺之诛，还是因贪财害理，受冻馁之患？抑或有不善之行给父母丢了丑？”

“不肖子赵语，你竟敢这般无理于你的先王吗？”骷髅突然开了口，并自称是赵国的创始之君赵简子。

赵肃侯吓了一跳，跪地请求恕罪。

骷髅道：“不肖子赵语！想当年，是我灭了智伯，并与韩、魏两家三分了晋室，争得了这块土地。自传到你的手上，整整二十四年，你非但没使赵国得到发展，反而留下了诸多耻辱，你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你远不及你的先人、我的曾孙赵籍。他勇于进取，锐意求新，节俭财用，任官使能，赵国臣民得以温饱。可你呢，你为赵国做了些什么？”

“我恨你祖父赵武侯。他太无能，太迂腐。他曾与韩、魏两国联合对付楚国，打败了楚国的盟友郑国和宋国，但并未得到一寸土地，都让韩、魏两国分了去。你父亲赵种也没本事，前些年和魏国交战，连国都邯郸都被占领了。直到此后两年，魏惠王受到秦国的攻击，才在漳水边与你父亲签订了一个和约，将邯郸归还于我。唉，你们这祖孙三人，都是窝囊废！”

听着骷髅的训斥，赵肃侯热汗直流，羞愧难言，恨不得在地上扒出个洞来，钻进去。

当然，他也不无委屈。他何尝不想干一番大事业？他不仅想称雄于中原列国，而且想与西面的强秦抗衡，甚至战而胜之。他注意到，秦国与赵国虽相隔遥遥，但其有地形之利，兵马之强，且大有向东发展之势，是赵国的最大威胁，不可掉以轻心。

在赵肃侯思谋抗秦之策的过程中，和纵横家苏秦的交往是使他难忘的。

这苏秦是洛阳人氏，少时家贫，曾以锥刺股的精神钻研兵书和游说之术，立志有所作为。初至秦国，说秦惠王以兼并天下之术，秦王不纳，苏秦愤而东行，游说六国，合纵抗秦。

公元前333年的一天，苏秦在说服了燕国国君燕文公后来到了赵国，年轻气盛的赵肃侯以贵宾之礼接待了他。苏秦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对赵肃侯说：“当今中原各国，莫强于赵，秦所注目，亦莫如赵。秦之所以不敢举兵伐赵，是因有韩魏两国在西南挡住秦国。然二国无高山大河之防，秦若攻之，必难抵抗。两国一旦降秦，赵则危矣。有鉴于此，大王当约会诸侯，结为兄弟，秦攻一国广五国各出精兵相助，有不践约者，五国共伐之。如此，秦必不敢害山东诸侯，诸国亦可相安无事了。”

赵肃侯以为然，当即表示赞同，并拜苏秦为相，赠以车马金玉，请他去约会各国诸侯。

苏秦的奔走是成功的。数日后，苏秦与赵肃侯约燕、韩、魏、齐、楚五国国君在赵国的洹水岸边，歃血为盟，以苏秦为“纵约长”，约定将中原六国联成一线，合纵抗秦。

六国的洹水之盟引起了秦国的不安。秦惠文王采取了远交近攻之策，派相国张仪游说魏、燕二国，并以归还城池和结成亲戚为诱饵，将二国拉到自己一边。赵肃侯责备苏秦，苏秦离赵逃燕，纵约随之瓦解，赵肃侯的一腔热情也付诸东流。

此后，赵国连连战败。不久前，秦国东侵，河西一战，大将赵疵战死，赵之藺城、离石丢失。更不能容忍的是，区区中山小国也趁机出兵，差一点攻取了赵国边邑高城。

这一战，对赵肃侯来说，可谓刻骨铭心。那时，赵肃侯只忙于对付齐、魏，根本没把中山国放在眼里，仅仅派出几百乘战车。但意想不到的是，强悍善战的中山骑兵却把赵军打得大败，赵肃侯腿上挨了一箭，险些丧命。赵肃侯又羞又气，终于病卧不起了……

面对先王，回思往事，赵肃侯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想进行辩解，无奈那骷髅脸背着他，不屑看他一眼，后来，竟气恼地腾云而去。

赵肃侯慌忙起身，追赶上去：“先王留步，请听我说，请

听……”赵肃侯急醒了。一身冷汗。

在赵肃侯病重昏迷的时候，他的爱子太子雍正在东宫门外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此人是太子雍的贴身侍卫、以勇武著称的少室周。

他是奉太子雍之命前往齐国为赵肃侯寻求丹药的。齐国是著名的丹药之乡，齐王好仙，名巫遍于国中，其烧炼丹药之术远近闻名。

这件事，太子雍并未征得赵肃侯的同意。因那年齐国曾受秦国指使，利用合纵失败之机举兵攻赵，赵肃侯仓促应战，决开了黄河堤坝，才迫使齐国退兵。但这样一来，赵国的万亩良田都浸泡在河水之中。因此，赵肃侯最恨齐国，若听说去齐国求药，还不气破肚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赵肃侯有令，未经传召，太子不得擅入大内探病。

赵肃侯这样做并非父子薄情，而是怕耽误了太子的学业。他把强国的希望都寄托在太子雍身上，在他看来，太子雍的长进比自己的病还重要得多。他恨不得让这位十三岁的太子马上成人，完成使赵国富强的使命。

赵肃侯很喜爱太子雍，因而，当太子雍还在襁褓中时便对他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教育。

为了培育太子雍的坚强性格，他对太子雍的居室作了精心布置；床板是硬的，枕头也是硬的，被衾用的是粗糙的麻布。门窗经常开着，冬日里火盆放置也有限制，不使屋里太热，有意识地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平时不让外人靠近，也不许侍姬随便抱他，从小就使他不依赖别人。太子宫室的台基很高，高达五仞，在整个赵王城中仅低于用于大朝的龙台宫和国君的寝宫。在这高台建筑盛行的时代，殿基之高是尊严与权贵的象征，作为赵国基业的后继人，太子雍自然是用之无愧的。不过，赵肃侯让儿子住这样的宫室，还另有所想。一是出于儿子的健康考虑，高则清爽，不易生病；二来可以保证安全，不致意外遭到袭扰。宫室为木结构，上复板瓦，飞檐高排，翼角外出，这些与一般宫室并无区别。特殊之处是室内的彩绘壁画。都是用对比度很强的色调画成，内容一色是车马征战，进得宫来，如处战阵之中。赵肃侯这样做，是想让太子雍从小便置身于战争的氛围中，培养其勇猛

果敢的性格。

太子雍五岁开始习文，八岁开始学武，老师是熟知文史的相国肥义和精于骑射的大将赵疵，每天都有严格的内容安排。赵肃侯望子成龙心切，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太子雍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他天资聪慧，肯下苦功，学业进步很快。他身体发育很好，性情早熟，虽为少年，却似成人。

太子雍在肥义、赵疵这两位良师的严教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可是在不久以前，两位良师都相继离开了他。赵疵死于河西之战，肥义因不赞成苏秦的合纵主张而弃官出走，不知去向。现在的继任太傅是太子雍的叔父公子成，此人并无实学，满脑子陈腐观念，在他名目繁多的管束下，太子雍感到十分别扭。

少室周去齐国求药，公子成是知道的。他夸奖太子雍有孝心，并告知了端夫人。太子雍并不因此而感到荣耀，他只是挂念着父王的病情，担心着国家的前途。现在，国家还不强盛，自己年岁又小，万一父王谢世，这赵家江山该如何收拾？

想到这些，太子雍等待少室周的心情更加急切，他巴不得少室周即刻就出现在他面前。

赵肃侯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为了刺激一下赵肃侯的食欲，端夫人让人取来一点叫做醢的肉酱。这种肉酱是先将肉烘干，然后切碎，再放些粱曲和盐，泡上美酒，放入陶罐中闷上一百天而成的。赵肃侯平日喜酒，御医规定不能进酒，所以端夫人背着御医取来了这种略带酒味的肉酱。她眼看着赵肃侯日不进食，心里太难受了。

赵肃侯强打精神尝了一羹匙肉酱，端夫人又掐了一撮黍米团子放入他的口中。赵肃侯慢慢地咀嚼起来，像牛在反刍。

在一旁端食器的宫人腕已发酸，两臂直抖，但她不敢动一动，默默地等待着君王和王后的吩咐。

其实，赵肃侯口中的食物早已没有了味道，那上下牙床的运动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嚼着嚼着，竟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端夫人吩咐将食物撤下，她自己也随着屏退的宫人走到门外，想稍稍放松一下。长时间地守护在病人身边，精神上的重负，身体上的疲倦，使她有些支持不住了。

“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甬道上传来，抬头看，是太子雍，

他手上捧着一个雕花木盒。

“儿，丹药找来了？”端夫人面露喜色。

太子雍忙将丹药递上，道：“是少室周费尽周折从齐国的一位活神仙那里求来的，说是极为灵验，包治百病。儿已有好几日未来探望，父王病情如何？”端夫人叹了口气，道：“方才吃了一点点东西，不过，我看怕是不好……进去吧，快让你父王服下！”说着，转身就往宫内走。

赵雍却停住了脚步，小声说：“母后，现在我赵国很不妙啊。听少室周说，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都是野心勃勃，想称霸诸侯。秦国想东侵，齐国想西进，都像狼一样地盯着我们赵国。齐宣王还扬言，我赵国占了他齐国的土地，应该以黄河为界，这样，将要把我赵国的好几百里土地划到齐国。还有，中山国也虎视眈眈，想南下攻打邯郸……”

“雍儿！”太子雍正讲着，忽从寝宫内传来一声沙哑的呼唤。太子雍知道是父王在叫他，赶忙收住话头，随端夫人一起来到赵肃侯身边。

赵肃侯惊愕地看着太子雍，用颤抖的声音问：“方才你说齐国要怎样？”

太子雍一下子噤了口。端夫人忙遮掩道：“哪里讲什么齐国，是我和雍儿在说这丹药呢。这是雍儿派人从外地讨来的，快吃下吧！”

赵肃侯嘴角上泛起一丝苦笑，怒声说：“还瞒着我？快细细道来！”太子雍平日最惧怕他父亲，今见父王发怒，只好道出原委。赵肃侯听罢，气得两眼发直，嘴唇发紫，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他吃力地将枯枝一样的手伸出被衾，像是要抓什么东西。

“您要什么，大王？”端夫人弯下身去，凑到赵肃侯耳边，低声问。

赵肃侯的目光投向挂在窗子边的一柄青铜御剑，扬了扬下颔，但没有出声。

端夫人显然已经领会到赵肃侯的意思，却故意说：“天气闷热，要开开窗子么？”话音刚落，早有机灵的侍姬踮着脚轻轻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将窗子推开一点缝隙。

赵肃侯摇了摇头，目光仍盯着那柄青铜御剑。

端夫人愁惨地皱了皱眉，转身摘下那柄御剑，放在赵肃侯那枯枝一样的手上。赵肃侯这才将那呆滞、专注的目光收了回来，但这同时，那皱纹很深的眼角内却滚出两滴浑浊的泪水，滴落在黄绢御枕上。

这泪是从赵肃侯心里流出来的。它饱含着苦涩，饱含着愧疚，饱含着壮志未酬的凄苦。他多么想再整旗鼓，重振雄威，克敌雪耻！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已根本不能再重返战场，统率三军，以至连这柄不曾一日离身的青铜剑也无力紧握了。他心里在说：不平的上苍啊，难道就这样让我去见先王么？

他的目光又转向太子雍，像是在期待，像是在嘱咐。但，他已没有了气力，万语千言都随着一阵痰涌化为乌有。

赵肃侯恍恍惚惚地觉得，他的灵魂已飞出自身，飘游在茫茫天宇之中。他迎头碰到一个人。啊，这不是当年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吗？这位霸主在贤相管仲、鲍叔牙的辅佐下，通过改革使国家迅速强盛，声望日益提高。但到了晚年，他却变得固执、自信、偏执。他不听从贤臣的规劝，沉湎享乐，任用奸佞，使国政日益衰落，优势渐渐丧失。在其病危之际，公子开方等人作乱，把齐桓公与外界隔离起来，并假传遗诏，擅立太子。桓公后悔不已，仰天长叹：“嗟乎！我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随即，自己用一块素绢蒙面而死。

齐桓公曾是雄心勃勃的赵肃侯的崇拜者。可现在，他却感到一阵心悸；难道我也要落个像他这样的有始无终、壮志难酬的下场吗？

赵肃侯的灵魂极力摆脱与齐桓公的会面，继续前行。又有一人飘然而来，是吴王夫差。赵肃侯知道，他也是一位春秋霸主。其继位之初，任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励精图治，经过长时间准备，打败了劲敌越国，又率军力挫强楚威逼齐、晋，称雄天下。但晚年却信任奸臣伯嚭，逼死忠良武子胥，结果使强盛一时的吴国终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自缢时，不胜羞愧，自觉无颜见于胥，蒙目而逝。

赵肃侯感到十分懊恼：怎么总是见到这样使人晦气的亡灵！稍顷，他又平静下来，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是上天在派这两个亡灵来召唤我了！

“嗨——”一声瘆人的、绝望的，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长长的叹息从那抽搐的躯体中传出。随即，只见他吃力地拉动被衾，严严实实地蒙住了死灰般的脸，那柄青铜剑从他那干枯的手上滑下，落在长跪在地的太子雍面前。

天塌了，哭声淹没了一切。

赵王城被一片愁惨的白色濡染着。宫门披着白绸，绿丛缀着白花，环绕宫城的圻筑城墙上每一个垛口都飘着白绸长带。城中的各色人等都依照各自的不同身份穿上了等级各异的丧服，有用生麻布做的下面不缝边的斩衰，有用熟麻布做的缝边整齐的齐衰，还有大功、小功、思麻种种名目。平日服色艳丽的乐工舞伎们也都卸去头饰，一律丧服，就连他们手中的琴、瑟、竽、钲等乐器也都挂着一朵小小的白花或系着一条窄窄的白绸带，他们演奏的不再是激昂慷慨的燕赵之声，而代之以低沉哀婉的乐曲，悲悲切切，呜呜咽咽。

赵肃侯晏驾的寝宫前，被称作“复者”的巫师们在为赵肃侯招魂。殿阶下放着一个装饰着彩线的竹笼，内装赵肃侯的衣服，复者先走近笼前，张开五指向空中抓了几下，使“魂”依附笼中，然后，一步一步地引着竹笼倒退升阶。此时，拉着长调的《招魂曲》响起——

魂兮归来，
入官门些，
天地四方，
广无极些，
徜徉多艰，
不可止些，
归来，归来，
返故居些。

这《招魂曲》本是尚鬼习俗甚重的楚地挽辞，句尾都有楚人的口语“些”。赵国人不习惯用“些”，哼出来近似“兮”，这样一来，倒更增添了悲哀、神秘的色彩。

复者倒退升阶时，端夫人、太子雍和太傅公子成、将军庞煊、郎中令李兑、内史赵造、仆大夫田不礼、国尉李疵等几位重臣都在宫门守候。复者升阶后，由端夫人扶着太子雍将那笼中之

“魂”——赵肃侯的衣服捧出，进堂放在刚刚沐浴过的赵肃侯的尸体旁。寺人用耳、鼻、口形的玉片遮蔽了尸体的九窍之后，便给尸体穿衣和缠裹丝绢和红绸。绢绸缠裹很多，一层又一层，渐渐地已看不出人形，像是一个圆柱形的丝绸体。接着是大敛，将尸体装入棺材。入棺后，又将一撮米放入尸体口中，名之曰“含饭”。后又将棺移入灵堂停柩，准备择日举行葬礼。

端夫人已哭成泪人。这位四十多岁的原配夫人二十多年来一直不离赵肃侯之侧。她是一位贤良的内助，又是赵肃侯事业的热心支持者。当年赵肃侯组织合纵抗秦，她做过不少力所能及的事情，并由衷地盼望着肃侯的成功。但没想到，肃侯大业未成却离她而去，这怎不使端夫人悲痛至极？她长跪在灵柩前面，泣不成声。“大王啊，你不该……丢下赵国……丢下臣妾……走啊……”

赵肃侯之弟太傅公子成紧随着端夫人身后来到灵前。他今年五十岁，但看样子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他细高个子，身体清瘦，形容枯槁，脸色灰黄而无光彩，皱纹密匝匝地占据了他本不宽敞的脸，像一张罩住了他全部情感的网。只有他那双眼睛骨碌碌地挺有神，像是饱含着心计，莫测高深。他有个习惯，喜欢歪着头，把目光扫向身后，似乎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公子成此时的角色可以说是多重的。既要安慰嫂夫人，又要照顾侄子，还得担当起处理葬事的任务。所以，他极力克制住悲伤，只是郑郑重重地给赵肃侯行了一个大礼，表白似的说：“大王，放心地去吧，臣身为太傅，一定恪守礼义，力保太子，继承大业……”

作为武官之长的将军庞煊，此时是忧过于悲。这位赵国的著名兵家曾以多谋善战誉满国中，但自从辅佐赵肃侯以来却是多次败北，瞻念赵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他默默地站立着，久久地凝望着那香烟缭绕中的灵柩，像是在寻找着过去的教训和未来的良策。

国尉李疵是个勇武的汉子。高高的身材，黑红的脸庞，双目威严冷酷，闪动着抱负的光。他担负着宫禁的传达警卫，是赵肃侯的忠实侍从。此刻，他像木雕泥塑一般，一动不动。他的胸中像是积聚了过多的泪水，五脏六腑都被淹没了似的，真想放声哭嚎几声才痛快。他手里握着一支箭，这是在郿城之战中从赵肃侯那被射伤的大腿上取下的。他痛感自己的失职，发誓为君王报这一箭之仇。他百感交集地望着箭头上那黑褐色的血迹，狠劲儿地

将它折成两段，放在赵肃侯灵前。

太子雍自他父王薨逝的那一刻起就变得异乎寻常地沉默。

哀痛带来的精神上的重压使他无法忍受。他已经很少流泪，泪泉似乎已经干涸。回想十几年前父王对他的严教，历历往事如在眼前。他备感现在的孤独，这是一种幼儿刚刚脱离了扶持般的孤独。他更感到沉重。心情的沉重，精神的沉重。自晓事以来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他和赵国的举足轻重的关系。现实已经十分明了，他将接过父王的权柄，发号施令，统驭万民，在他面前，群臣将叩拜于地，山呼万岁，在他身旁，将是团扇如潮，侍者如林。当然，他还必须面对着赵国险恶的处境，残破的现实。

想到这里，太子雍仿佛长大了十岁。



风云突变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列国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一国国君死了，他国都要派兵前来参加葬仪。各国来使一般都是高级官员，所带兵马少则几千，多则过万，似乎所带兵马越多，越能表示对亡君之国的尊重。参加者不仅有盟友近邻，也有敌对之国和远方之国。这种习俗称之为“会葬”。

赵肃侯的死讯传出后，有五个国家前来会葬，他们是，秦、楚、燕、齐、魏，各出精兵万人。这样一来，赵国可就热闹了。一连好几天，一辆接一辆的战车和大队步兵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络绎开过来，邯郸道上整天腾着烟尘，飘着旗帜。车马声、喧嚣声不绝于耳。百姓们成群结队地站立在路边看热闹，目送着这大队人马开进都城。有人捧着酒坛，有人拿着食品，向这些风尘仆仆的异国将士致以感激之情。但大多数人却是空着手，他们的表情很复杂：惊异、猜测、忧虑、不安。国家有丧事，又来了这么多兵马，不是雪上加霜吗？

未来的君主赵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阵势，心里有些慌乱。但想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很快地镇定下来。他对他的叔父公子成说：“五国会葬，这是出于对我赵国的礼敬，我们自当妥为接待。我想，可将各国使节及头领安置在赵王城中，待以贵宾之礼，兵马也应妥善安置，为防兵民冲突，可令其在大北城郊外安营，委派专人管理此事，不可怠慢人家。”

公子成有些为难地说：“这五万兵马可非同小可啊，光吃住就是大事。”

赵雍道：“粮秣大部官给，部分可从民间征调。客兵如需人力，可组织百姓帮助搭设营帐。总之，要千方百计，不能在外人面前丢我赵国的脸。”

赵雍说这番话的时候，全然不像十三岁的少年，倒像是一个全局在胸、指挥若定的将军。公子成暗自惊叹；难怪说逆境催人成熟，太子长大了。他想了想，说：“此事交给赵内史吧，我想，他会办得很好。”

公子成提到的赵内史，名赵造，四十出头，人极稳重，说话有根有据，办事有板有眼，从不逾矩。走路慢慢吞吞，说话拿腔作调，不经深思熟虑，从不随便讲话。他曾受业于齐国的孟轲，谙熟儒家经典，是赵国的名儒。他常常带着一种笑相，圆滑随和，很少发脾气。他掌管着国家的财政税收，是赵国的理财重